

平實中透出英氣：余英時的人文世界

——恭賀先生榮獲克魯格人文獎



初識英時兄於劍橋，已經是將近半個世紀之前了，當時他還在楊聯陞教授門下做研究生，其坐擁書城，從容論學的情境，如今猶歷歷在目。70年代初期，在歷任密支根與哈佛大學教職之後，他翩然回歸出長母校新亞書院，跟着又擔任中文大學副校長，真所謂英才俊發，風華正茂，不料旋即捲入大學體制改革風波，為這所嶄新學府的轉型付出沉重代價，兩年後就黯然返美，似乎是絢爛歸於平淡了。其實，那才是他事業的真正開始。此後三十年間，他自北而南，從劍橋到紐希文，再到普林斯頓，幾乎踏遍了美東長春藤名校校園；學術上從論列方以智、戴震、章學誠、陳寅恪、胡適乃至師尊錢賓四先生，從探討傳統士人文化以至《紅樓夢》、明清儒商和近現代思想劇變，不知不覺也遍閱了中國古今思想文化的疇野丘壑，由是奠定平實中透出英氣的獨特學術風格，贏得了當代學者的共同景仰。

英時兄雅好弈道，猶記曾經以棋喻人生，並談到晚年「收官」的問題。但有誰能夠料到，他於從心所欲之年悄然榮退之

後，還會舉重若輕地拈出像《朱熹的歷史世界：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》那樣一部熔鑄思想史與政治史於一爐的扛鼎之作，來作為生命的「官子」呢？此書既出，美國國會圖書館將成立僅三年的「克魯格 (Kluge) 人文終身成就獎」頒授予他，那不僅是獨具慧眼，更可謂順理成章了。英時兄雖然淡泊名利，但這份殊榮與獎金不但表彰他的成就，更肯定了他終生的信念與追求，自當為他帶來愉悅和欣慰。喜訊乍傳，本刊同仁同感慶幸，謹在此遙致衷心祝賀。

《二十一世紀》創辦之初，即蒙英時先生不棄，視為同道。他不惟出任編輯委員，屢屢惠賜鴻文，而且每逢重大周年紀念必欣然命筆以光篇幅，可以說是我們最忠實的作者和支持者，也是我們最響亮有力的聲音之一。過去十六年來，本刊能夠得到中國知識份子的關注和認可，中有先生的厚愛與大力存焉。所以，趁這難得機會，我們還要在此遙致衷心謝忱！

縱橫十九道令人着迷，但天地畢竟有限，官子可以決定最後勝負，棋局則難以改變；人的創造力卻是不受限制，無可估量的，所以人生棋局較之黑白世界更為寬廣開放。先生的鉅著相信不僅僅是「收官」，而還是開佈新局，從而為中國文化創造更豐盛的世界吧，此所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也。以是，在祝賀與銘感之餘，我們於先生尚有厚望焉！

——陳方正